

文獻通考

百二十一之二

王禮考

漢書門類	六〇〇	函	二	架	五	冊	一四〇
------	-----	---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六〇〇	函	二	架	五	冊	一四〇
------	----	-----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0
冊數	140 (55)
函號	294 6

折百四十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一

鄱陽馬端臨撰

王禮考

國恤

漢高祖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丁未

發喪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已下皇太

子羣臣皆及至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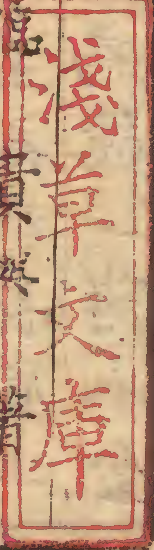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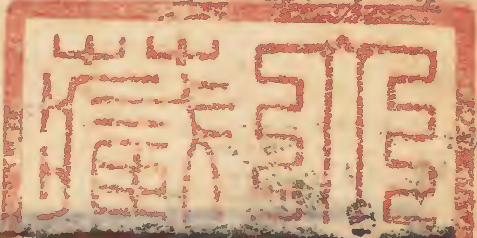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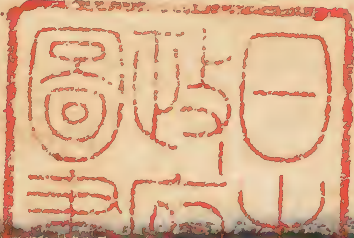
世及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

高皇帝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即日葬也賜給喪事者二

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

至佐史五千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斥上也二

千石以下有差



漢舊制皇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三
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綿
絮以彰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
皮四方置牖中主居中央七日大斂棺槨以稻
糲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大
室中西牆壁墁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
於墁中下祠之出主置篋蓋上立之牖中高皇
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
園祕棺則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高皇
帝崩哈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
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玉為札長廣二
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為縷請諸衣衾

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不制
裁一尺新繒帛也

帝初登遐朝臣稱曰大行皇帝

魏孫毓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漢書曰大行
在前殿又曰大行無遺詔謚法大行受大名
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謚而嗣帝已立臣下所
稱辭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有大德行必
受大名若稱謚也

文帝後七年夏六月帝崩于未央宮遺詔曰朕聞
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而天地之理
物之自然矣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
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

以佐百姓今崩又使人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

音師古曰罹也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

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

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

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臣瓚曰方四方也內

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

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

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師古曰

或首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加為嘉耳然朕自

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

今俗語猶然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

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

臨者皆無踐伏儼曰踐剪也謂無斬衰也蓋康曰

踐也晉灼曰漢語作踐踐徒踐也

師古曰孟晉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

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無發民哭臨宮

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

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師古曰為下棺

同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

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

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織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

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

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也此喪制者文帝

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

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

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他不在令中

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

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川為葬不絕

就其水名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有美人良人八子

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

悍為將屯將軍軍師古曰典屯郎中令張武為復土

將軍如淳曰主穿擴真瘞事師古曰穿擴出土下

還也音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臧

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張武也即賜諸侯王已下至

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

公非劉氏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己葬之後

其未葬之前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

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按翟方進傳後母

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

踰國家之制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

不通既葬之日皆大繆也攷之文帝意既葬

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

致堂胡氏曰文帝減節喪紀負萬世譏責

小仁害大仁固有罪矣然遺詔所諭者謂吏

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歟而景帝冒用此文

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為君父服斬衰自景

帝始也且天子之所以不遂服三年者何謂

哉謂妨政事耶謂費財用耶謂防攝政之人

耶謂妨政事孰先於國家之大憂也謂費財

用即不得不可以為悅財用固所以行禮也

謂防攝政之人則自堯舜至周末未聞有攝

政之人而奪喪君之國者至於為臣民嫁娶

祠祀之故則用輕費重尤為不儉揆之以理

稽之以事無一而可不法堯舜三代乃安然以刻薄之景帝為師而無所戒懼特謂位尊勢隆得以自便是不知理義之為大也寥寥千載惟晉武欲行古制而尼於裴社之邪說獨魏孝文天性仁厚斷以不疑雖不盡合禮文而哀戚之情溢於杖經讀其史者猶惻然感動想見其為人可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不惜哉

按後之儒者皆以為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為深譏然愚攷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

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而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為秉禮之國夫子稱其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可攷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元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歛

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文以是觀之則孝
文之意大槩欲革秦之苛法耳蓋古人所謂
方喪三年所謂為天王斬衰者亦以資於
事父以事君其義當然然檀弓言天子崩
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
服三月天下服又言君之喪諸達官之長
杖則亦未嘗不因其官之崇庠情之淺深
而有所隆殺秦務欲尊君卑臣而驅之以
一切之酷法意其所以令其臣民者哭臨
之期衰麻之制必有刻急而不近人情者
是以帝矯其斷釋其重服而為大功小功
織釋其久臨而為三十六日詔語忠厚慳

惻與異時振貸勸課等詔皆仁人之言豈
可訾也帝之詔固不為嗣君而設而景帝
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也何也蓋古者天
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以
三年然亦以葬後為即吉之漸宋桓公卒
采葬而襄公會諸侯于葵丘故書曰宋子
賤之也晉悼公卒既葬未終喪而平公會
諸侯于溴梁則書以晉侯矣晉獻公卒奚
齊未葬而遇殺則稱君之子卓既葬而遇
弒則稱君明未葬則不可明其為君也自
春秋以來諸侯多不能守五月之制蓋欲
急於從吉也

滕文公五月居廬未命戒
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

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諒
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
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于沙丘九月葬漢高祖崩凡二
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即位文帝
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即位蓋
葬期愈促矣必葬而即位者可知其以吉
禮即位也必促葬期者可知其決不能諒
陰三年也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
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亡秦之法耳豈孝
文遺詔為之乎劉公非言翟方進後母死
葬後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
踰國家之制以為明證然詳孝文之詔既
不為嗣君而設亦未嘗以所謂三十六日

者為臣下居私喪之限制也俗吏薄孝敬
而耽榮祿是以並緣此詔之語遂立短喪
之法以便其私至方進之時遂指為漢家
之法耳

平帝元始五年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有司議曰
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歛加元服
奏可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吏六百石以上
皆服喪三年

東漢志皇帝不豫太醫令丞將鑿入就進所宜藥
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
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
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

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幘
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
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
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
如禮皇后皇太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
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綿緹繒金縷玉押如故事漢舊儀曰帝崩舍以珠纏以緹繒十三重以玉為襦如
禮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
尺二寸半為押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
衿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飯
唘珠玉如禮禮舊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唘以王諸侯
飯以珠唘以王諸侯
貝槃冰如禮周禮交人天子喪供夷槃冰鄭玄曰
夷之言尸也實冰於槃中置之尸牀
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應劭

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
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
從簡易也此下大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漢舊制
喪符赤猶斯比大竹使符而已小斂如禮東園匠
以銅虎符其餘微調竹使符而已
符第合會為大信見杜詩傳
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虞文畫日月鳥龜
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
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
屯殿端門陞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陞殿上夜漏羣
臣入畫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
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
後西面北上治禮云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
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
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以

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璋周禮珪璋也謂珪璋璧琮琬琰皆為開渠為眉琬沙除以欽也謂珪璋璧琮琬琰皆為開渠為眉琬沙除以欽也尸令渠得流去也鄭玄曰以欽尸者以欽焉加中以欽尸珪在左璋在首琬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東園匠武士下鉤袵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枉三束鄭玄註曰社小大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太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

大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大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兵官戎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不施輕車介士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帝文遺詔文有飲食酒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踐徒跪也佐史以下布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文帝遺詔武帝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置以葬大紅十五日小

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織禫也九三十六

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

長吏及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吊臣

請驛馬露布奏可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亭于祖廟

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

他皆如禮儀

光武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宮前殿遺詔

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省約

葬皆以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

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

光武崩趙熹為大尉受遺詔典喪禮時藩王皆

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

王等雜上同席熹乃止色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顯宗崩熹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奉

顯宗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帝崩遺詔無起寢廟

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 冲帝崩太后以楊

徐盜賊強盛恐驚擾至亂欲須所徵諸侯王到乃

發喪李固對曰帝雖年幼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

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

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亡國近北鄉

侯薨閭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蔽遂有孫程手

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也太后從之

趙典為厨亭侯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吊

典獨慨然解印綬符策赴縣而馳到京師州郡
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
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

魏武王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
過之先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夏秋冬夏
日有不諱隨時以飲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
送遺命百官當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

文帝黃初三年作終

訓

見山

帝崩國內服三日

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毓奏
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
林議皇后皆有謚未葬宜稱大行以為古禮無稱
大行之文按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

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
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
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
稱大行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亦然今當如稱議
稱大行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
亦除之然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有帝
將謁崇陽陵羣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
帝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身又詔曰漢文不
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無
服其議以衰經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
奏曰陛下既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

服亦未之敢安也詔曰患情不能改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軍楊祐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戊辰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之禮以為沈痛况當食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未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

無事紛紜也遂以䟽素終三年

司馬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厘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傳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纁帳蓐素牀以布巾裹革輅音遙輦版輦細犢車皆施纁裏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

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
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
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
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
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
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交須聽斷以熙
廣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于漢魏
既葬除釋諱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
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
致禮葬已便除所以不堪也當叙吾哀懷言用斷
絕柰何柰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
傷為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

以吉物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
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為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
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然猶素冠蔬食以
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先
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
釋服博士陳達議以為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與
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然終服有
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
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
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脩服三年漢
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

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諱
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
事專為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
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
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經典由處制者
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
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
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
問杜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此謂天子絕碁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
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向稱有三年
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

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
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
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傳
曰吊生不及哀此皆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
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
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
上下衰麻三年者謂下推將恐百世之主其理一
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
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
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曰禮記三年之喪自
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

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
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
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
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譏非譏
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元上抑
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
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
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
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
脩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
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
學䟽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為節

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
陛下追遵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於
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
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
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
天子之位正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
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䟽而除
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
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
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
也凡臣子等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
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唯衰裳而已哉

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反一葉降欲以職事斷則父在為母暮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况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為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妥今皇太子至孝烝烝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仿惶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為永福官屬當獨

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况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

晉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宮宜在何殿博士卞推揚雍議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盡孝敬之心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宮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于西階既殯之後別奠下室之饌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具咨推准議按禮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喪禮

下室之饌如他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望則莫用太牢備物又問按景帝故事施倚廬於九龍殿上東廂全御倚廬為當在太極殿下諸王廬復應何所權琳議按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于翼室先儒云翼室於路寢今宜於太極殿上諸王宜各於其所居為廬朝夕則就位哭臨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朝一入而已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承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暮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咸康中恭皇后山陵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奔赴

之制曰三代垂文觀時損益今服教之地遠於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槩者懼非通制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勤註黃紙有爵土者削降永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叙於義為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有王命猶不與停散同今見在官即吉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所貶責萬里外以再周為限自此以內明依前牒雖在父母喪其責不異黃門郎徐衆等駁濛云若如濛議見在官者已拘於制度不得奔赴至於既去雖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暫致身哉臣謂喪紀雖過去職者故宜還赴詔可濛又申述前議曰喪紀有數吉凶有斷豈可當於

縞素既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喪使奔當以何服素服叙哀則在廷已吉陵無哭禮若玄冠致敬宜曰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准若不計遠近同服內則立制漫而無斷詔又付尚書左丞王彪之議云昔太寧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宜踰先制禮為君之母妻君處飲食術爾君已除喪而後聞喪不稅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濛所上詔曰今輕此制於名教為不盡矣今直以議者既衆不必改先制宜依濛所上施行八年成帝崩尚書殷融上言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為限不及者除名付之鄉論臣以為夫名教興於義厚忠孝發於自然不嚴而著

不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冗散之人發哀公巷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按永平初先帝稱宣帝遺詔乃不得令子弟詣陵唯蕩陰奔赴多不逮及始為其制以篤一時顧觀人情未有肅媿徒興簡默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遵前代聞凶行喪三日而已詔曰孝慈起於自然忠厚發於天成若道不喪豈有今弊弊至醜薄反之何期况以今日之弊而欲廢準式於頽俗求自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無乃迂乎融曰重啓依王濛所上為條制康帝建元初融又議定不應奔赴山陵擬周魯有喪而魯人不吊孔子所答曾子當謂國內卿大夫耳非如今日見在方外

者也尚書僕射顧和議按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吊魯人不吊周人雖有喪遣可也魯人當親行事故不吊也

哀帝章皇大妃薨帝欲服重江彪啓先王制禮應在總服詔欲降期彪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總麻三月

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祭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謝安王郤鄭襲殷康袁宏殷茂車胤劉遵劉耽意皆同康曰過七月

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暮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為後九月明其同體也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曰申情之言又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恬右丞戴謐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重臣為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擬直擗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暮取閏乃三十六月乎於是啓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

餘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為一月
應以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冲參詳一代大
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日
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內則略而不
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暮忌之重禮制
祥除必正暮月故也已酉晦帝除縞即吉

徐廣論曰凡辨義詳禮無顯據明文可以折
中則禮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
言矣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以相屈俱以名
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
從之過矣

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

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冲為冲
原山陵未脩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
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孝武太元六年為皇后王
氏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錄尚書事會稽王道子
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期為斷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
疑其服博士徐澡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
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
后道矣服后宜以資父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
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
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暮
於是帝制暮服

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何澄王
雅車胤孔安國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
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
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
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
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
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朞求安皇后無
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朞詔可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
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為夫人置家令典喪
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卑者為體
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

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
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宋武帝永初九年黃門侍郎王准之議鄭玄喪制
二十七月而終學者云得禮按晉初用王肅議祥
禫共月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
士猶多遵鄭義宜使朝野一體詔可永初三年武
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

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
劉溫持節監喪神武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閣皇
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
有府第者於西解設廬太子心喪三年心喪有禫
無禫禮無成文代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

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
故其間服以綬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
月祥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周不應復有再禫宜下
以為永制詔可

除後魏自道武以來及諸帝悉依漢魏之制既葬公

孝文帝太妃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殂帝夕飲不
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書曹華陰楊椿諫曰陛
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
取僵仆羣下惶灼莫知所言且聖人之禮毀不滅
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
為之一進粥於是諸王公等皆詣闕上表請時定

兆域及依漢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
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
陵遷厝所未忍聞冬十月王公復上表固請詔曰
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親至陵
所戊辰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
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甲戌帝
謁陵王公固請公除詔曰比當別叙在心已卯又
謁陵庚辰帝出至思賢門右與羣臣相慰勞太尉
丕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
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
者凶服左右皆盡從吉四祖三宗因而不改陛下
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

晝夜不釋經帶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少抑
至慕之情奉行先朝舊典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關
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諸公何足憂怖祖宗情專
武略未脩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此
事又與先世不同朕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
高問等公可聽之帝因謂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
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而漸今則旬日之間言及
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
葬葬而即吉故於下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
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
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袞冕行即位之
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

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
問曰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
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
承踵是以臣等悽悽干請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
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羣
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
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
誠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之論於孺慕之
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祕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
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
淹旬尋已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
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朕所以眷戀衰經

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
今奉終儉素一已遵仰遺冊但痛慕之心事繫於
予庶聖靈不奪至願耳高問曰陛下既不除服於
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
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為疑帝曰朕今逼於
遺冊唯望至暮雖不盡禮蘊結差申羣臣各以親
踈貴賤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
今羣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帝曰自先朝以
來恒有司行事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
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
乖冥旨羣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
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帝曰

既葬即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二漢之盛
魏晉之興豈曰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之時
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
虞比盛夏商及至今日即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
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
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
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經從戎晉侯墨衰敗
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况衰麻
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
古人亦嘗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
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
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

請從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攘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况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

致堂胡氏曰孝文慕古力行尤著於喪禮其始終情文亦粲然可觀矣漢以來未之有也後世孺慕之君可不景仰而先王是憲乎方孝文之欲三年也在廷之臣無一人能將順其美者莫不沮遏帝心所陳每下若非孝

文至情先定幾何不為邪說所惑耶禮曰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齊衰之喪蓋對而不言也若夫八事之權非經禮也今孝文百官備矣百物具矣是宜三日而粥三月而沐期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使禮廢而復起如古之高宗焉而羣臣狃於漢制雜以國俗使其君不得自由其初守禮違衆欲行通喪甚力其終也不能三年於是期而祥改月而禫是用古者父在為母之服不中節矣無乃不得其本遂殺其末耶夫禮惟其當而已施之當則如被袞冕而執鎮圭施之不當是衣狐白裘而坐諸草莽也豈不惜哉

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
太子少傅崔光等奏迎太子於東宮入自萬歲門
至明陽殿哭踊久之欲待明乃行即位之禮大尉
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
哭立於東序于忠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數聲止
光奉冊進璽授太子跪受服皇帝衮冕之服御太
極殿前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臣立於庭中北面
稽首稱萬歲

按先儒言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別有
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所謂逆子釗
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
體之位顧命所謂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

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所書公即位是
也三年正踐阼之位舜格于文祖及伊尹
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是也漢以來遵短
喪之制廢諒闇之說以日易月則踰年三
年即位之禮不復聞大槩於衰經之中行
嗣服之吉禮矣然漢高祖以四月甲辰崩
五月丙寅葬其日惠帝即位則在崩後二
十三日文帝以六月己亥乙巳葬景帝以
丁未即位則在崩後七日葬後三日蓋西
都人主皆預為陵寢故升遐之後不復循
古者七月之制蓋有自崩至葬不及旬日
者是以嗣君即位多在既葬之後至東漢

則葬期漸遲於是始制令以大行柩前即位而歷代遵之蓋猶在既殯之後也今魏宣武方崩而太子不俟明即位母乃太促乎且當時魏傳世既久時屬承平有何急迫之虞而於親肉未寒之時不待旦而襲其位乎孝文賢主力追古道以行親喪肅宗幼冲輔臣無識不能導之以率乃祖攸行而有此過舉魏德告終有由矣

後周武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盂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帝袒跣之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

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由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致堂胡氏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為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衰麻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廷之寇興師伐鄰此皆禮所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使高祖至心如魏晉二君而講禮如孝文

之詳訓臣下以方喪三年不出遊幸不動兵
革以終禮制雖三代何以加諸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百二十二

王禮考

國恤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及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
以金銀綵飾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並不
須赴哀祀祭之禮亦從節儉其天下人吏勅到後
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娶祠祀酒肉其宮殿中
者當朝夕各十五舉音皇帝三日聽政十三日小
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

元陵儀註詔聞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不所司
奏曰案禮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

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人也又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擬此則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赴山陵

唐禮樂志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徒其次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遂去其國卹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皆臨時采綴比附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攷焉至開元制禮惟著天子賑恤水旱遣使問疾吊死舉哀除服臨喪冊贈之類若五服與諸臣之喪葬衰麻哭泣則頗詳焉

按唐志所言如此柳子厚作裴瑾崇豐二

陵集禮後序其說亦然且謂永貞元和間

天禍仍違自崇陵至于豐陵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

不能周歲司空杜公杜黃裳由太常相天下

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

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

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斤

上因山之制上之則願命典冊與文物以

受方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以示四方

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芑并總統千載之

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裁而

悉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

為司空公得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判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然則李義府許敬宗所削開元禮所闕者堦之書悉有之矣今攷王溥作唐會要宋祁修唐書志於國郵略無所記載豈未見裴書耶或堦之書至王宋二公之時亦不復存耶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七月正簡皇太后遺令曰皇帝以萬機至重八表所尊勿衣麤縗勿居諒闇三年之制以日易月過三日便親朝政皇后諸妃及諸王公主並制齊縗本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中

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百官內諸司使及諸道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監軍及前資官并寮佐官吏士庶僧道百姓並准本朝故事降服施行勿使過制皇帝釋服不御八音勿廢羣祀勿斷屠宰勿禁宴遊園陵喪制皆從簡省故申遺令奉而行之

其月太常禮院奏案故事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官內諸司使供奉官以下從成服三日每日赴長壽宮朝臨自後不臨其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至小祥日合釋服每至月朔月望小祥大祥釋服日未除服者縗服臨已除服者則素服不臨並赴長壽宮先拜靈訖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又奏

准故事文武前資官及六品以下未升朝官并士庶等各於本家素服一臨禁衛諸軍使已下各於本軍廳事素服一臨僧尼道士各於本寺觀一臨外命婦各於本家素服朝臨三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及寮佐等聞哀後當日成服三日改慘十三日除從之

宋開寶九年十月太祖崩遺詔喪制以日易月皇帝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等不得輒離任赴闕諸道州府臨三日釋服太宗奉遺詔即位就殿之東楹號泣以見羣臣服布四脚直令布欄腰經命婦布帕頭裙帔皇弟子文武二品以上加布

冠斜巾帽首經大袖裙袴竹杖士民縞素婦人縵諸軍就屯營三日哭羣臣素服請聽政不許宰相懇請始御長春殿羣臣喪服就列上去杖經服斜巾垂帽卷簾視事小祥上改布服四脚直領布欄腰經布袴二品以上官亦如之大祥止服素紗輓脚折上巾淺黃衫緝皮黑銀帶羣臣及軍校以上皆本色慘服鍍帶鞞笏諸王入內服縗衣出則服慘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崩皇太子散髮號擗奉遺詔即皇帝位于萬歲殿之東楹羣臣稱賀上慟哭四月羣臣三表請聽政戊戌御崇政殿之西序又三表始御正殿有司言山陵前朔望不視事羣臣詣

閣奉慰詔羣臣朔望並詣萬歲殿哭奠退詣內東門奉慰

乾興元年二月真宗崩有司言今月二十三日成服至二十五日羣臣朝夕臨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朝臨自後每大小祥逐七禫除朔望並入臨奉慰至山陵從之又令逐七於觀音啓聖院開寶寺塔院設大會齋令中書樞密院分往行香時上雖用以日易月之制改服臨朝宮中實行三年之喪嘉祐八年三月仁宗崩英宗即位于東階是日小斂命衛士坐甲東門三日命武臣十六人各將甲士二百巡檢皇城新舊城輔臣宿資善堂宗室宿崇政門外至成服止遣使齋詔告哀契丹夏國及

賜遺留物上欲命韓琦攝冢宰行亮陰三年禮執政以為不可三表乃聽政有司奏故事皇帝羣臣釋慘常服宗室出則常服居則衰麻終喪軍民至禫除朝臣祔廟許嫁娶三京諸路至卒哭東京至祔廟百官三年毋聽樂每七日羣臣朝臨四十九日止

治平元年三月丁酉朔以小祥禁京師樂至四月十五日庚申不視事至四月四日禁屠十日二年詔京師自二月一日開封諸縣自三月一日禁樂自至四月十五日諸路禁前後各七日沿邊州軍勿禁三月朔望不御前後殿禮院奏近依國朝故事詳定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大祥至

五月二十九日禫六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勅謹案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日為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日始吉蓋失之也祖宗時擬通典為正而未經講求故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勅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不宜有異請以三月二十九日為大祥五月擇日而為禫六月一日而從吉於是大祥不御前後殿開封府停決大辟禁屠至四月五日待制觀察使以上及宗室管軍官日一奠二十八日而羣臣皆入奠

按自仁宗以來視朝則用易月之制而宮

中實行三年之喪故於小祥大祥禫除之時旋行禁音樂及奠祭之禮蓋亦適禮之

變云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喪禮如舊制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哲宗即位凡凶禮並如治平故事

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唯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唯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

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今羣臣易月人主實行三年之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暮而又小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暮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再暮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黻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

追也臣愚以為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暮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暮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詳然後無所不佩三年之制略如今矣詔禮官詳議以聞其後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朝廷典禮時異異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為法今言者欲令羣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縗服庶協古之制緣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則又非特如臣僚所言故事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從之

元符二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凡凶禮並如治平熙寧故事

先是詔三省樞密院集侍從官議太平興國二年所用服紀九月太常寺言太宗皇帝上繼太祖兄弟相及雖行易月之制實服斬衰三年以重君臣之義公除已後庶事相稱具載國史今皇帝嗣位哲宗實承神考之世已用開寶故事為哲宗服衰重今神主陞祔已畢百官之服並用純吉皇帝服御未經討論宜如太平興國二年故事禮部言太平興國中宰臣薛居正表稱公除以來庶事相稱獨茲徹樂誠未得宜即是公除以後除不舉樂外釋衰從吉事理甚明今

皇帝當釋鞞御常服素紗展脚幘頭淡黃衫黑犀帶請下有司裁制宰臣韓忠彥等請從禮官議改吉服三上表乃詔候周期服吉時詔不由門下徑付有司給事中龔原言喪制乃朝廷大事令行不由門下是廢法也臣為君服斬衰三年古未嘗改且陛下前此議服禮官持兩可之論陛下既察見其姦其服遂正今乃不得已而從之臣竊為陛下惜開寶時并汾未下兵革未弭祖宗擲風沐雨之不暇其服制權宜一時也非故事也原坐降兩官黜知南康軍

紹興元年隆祐皇太后孟氏崩詔以繼體之重當承重服

徽宗以紹興五年四月崩于五國城七年正月問
安使何蘄等還始知凶問宰執入見上號慟擗踊
終日不食宰臣張浚等力請方進少粥上成服于
几筵殿文武百僚朝晡臨於行宮自聞喪至小祥
百官朝晡臨自小祥至禫祭朝一臨太常等言舊
制沿邊州軍不許舉哀緣諸大帥皆國家腹心爪
牙之臣休戚一體至於將佐皆懷忠憤宜就所屯
自副將而上成服日朝晡臨故校哭於本營命徽
猷閣待制王倫等為奉延梓宮使

知邵州胡寅上疏略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
庶人一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
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

其非而不肯改自常禮言之由且不可况變
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
帝大行寧德皇后蒙犯胡塵永訣不復實由粘
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於禮讎不復則服
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
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
伏覩某月某日聖旨緣國朝典故以日易月臣
切以為非矣日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
後遵承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
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
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
衣衾歛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

沙漠瞻守為誰伏惟陛下念及此荼毒摧割
倍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讎之義俟讎殄而
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為斷不
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
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人之所安也又曰雖宅
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
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
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
不開則是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命今六師戒
嚴誓將北討萬機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
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合於孔子
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又曰如合聖意便乞直降

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
恩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伸鑿輿遠征遂至大
故訃音所至痛貫五情想慕慈顏杳不復見怨
讎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衰
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與自朕
躬致喪三年即戎衣墨况有權制布告中外昭
示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
格是使朕為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
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
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以佑助臣不勝大願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金國人使報孝慈淵聖皇帝
升遐詔朕當持斬衰三年之服以申哀慕是日文

武百僚並常服黑帶去魚詣天章閣南空地立班聽詔旨舉哭畢次赴後殿門外進名奉慰次赴几筵殿焚香舉哭六月權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言孝慈淵聖皇帝升遐照國朝典故以日易月自五月二十二日立重安奉几筵至六月十七日大祥後所有衰服請權留以待梓宮之還從之
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乙亥光堯太上皇帝崩上號慟擗踊二日不進膳尋諭宰執王淮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自不妨聽政淮等奏通鑑載晉武帝雖有此意後來只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司馬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欲行淮日記得亦不能行

上曰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入主衰經羣臣吉服可乎上曰自有等降乃中批朕當衰經三年羣臣自行易月之令其合行儀制令有司討論詔百官於以日易月之內衰服治事二十日丁亥小祥上未改服王淮等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采忍二十一日車駕還內上衰經御輦設素仗軍民見者往往感泣詔今自五日一詣梓宮前焚香上欲衰服素幄引輔臣及班次而禮官奏謂苴麻三年難行於外庭奏入不出十一月戊戌朔禮官顏師魯尤衰等奏乞大祥禮畢改服小祥之服去杖經禫祭禮畢改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神主祔廟畢改服幘頭黑鞋犀

帶遇過宮燒香則於宮中衰經行禮二十五日而
除上批淡黃袍改服白袍二日己亥大祥四日辛
丑禫祭禮畢五日壬寅百官請聽政不允八日百
官三上表引康誥被冕服出應門等語為證九日
詔可十五年正月十八日甲寅百日上過宮行焚
香禮二十一日丁巳上諭輔臣昨內引洪邁見朕
已過百日猶服衰麤因奏事應以漸今宜服如古
人黑衰之義而巾則用緇或羅朕以羅絹非是若
用細布則可王淮等言尋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
巾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則以黻布今陛下舉千
古不能行之禮是為萬世法上又曰晚間引宿直
官之類如何淮曰布巾布背子便是常服上不為

然自是每御延和殿止服白布折上巾布衫過宮
則衰經而杖三月壬子啓攢上服初喪之服甲寅
發引丙寅掩殯甲戌上親行第七虞祭大臣言虞
祭乃吉禮合用靴袍上曰只用布折上巾黑帶布
袍可也二十日丙戌神主祔廟是日詔曰朕昨降
旨揮欲衰經三年緣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
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稽諸
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
復有請於是大臣乃不敢言蓋三年之制斷自上
心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說諫官謝錡禮官尤袤
心知其不可而不敢盡言惟勅令所刪定官沈清
臣再上書願堅主聽大事於內殿之旨將來祔廟

畢日預降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方
來之章勿令再有奏請力全聖孝以示百官以刑
四海上納用焉

朱熹君臣服議曰淳熙丁未十月八日太上皇
帝上僊遺誥至州縣有司莫識衣冠制度大率
盡用令式斬衰之服哀臨既畢及被禮部所下
符則止當用布四脚直領布襴衫麻經而已此
符當與遺誥同日俱下乃遲數日有司不虔惑
誤四方已如此而於布四脚之下註云係幞頭
於直領布襴下註云上領不盤則雖間有舉哀
稍緩之處官吏傳觀亦多不曉四脚幞頭之說
予記溫公書儀及後山談叢所記頗詳乃問周

武帝所製之常冠及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天
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領四垂因以前邊抹額
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
以代古冠亦名幞頭亦名折上巾其後乃以漆
紗為之而專謂之幞頭其實本一物也今禮官
以幞頭解四脚是矣而又不肯詳言其制則未
知其若馬陳之所謂周武之所制者耶抑將以
紙為胎使之剛強豈立亦若今之漆紗所為者
耶至於直領布襴衫上領不盤之說則衆尤莫
曉蓋既曰直領則非上領既曰上領則不容不
盤兩言之中自相牴牾至於如此雖予亦莫識
其所以然也乃有強為之說者曰雖為上領而

不聯綴斜帛湊成盤曲之勢以就正圓但以長布直縫使足以遶項而已予謂禮官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知但求之於古既無所考則亦何敢信而從之耶疑此特生於古今之禮不同禮官不能分別去取而欲依違其間是以生此回惑耳蓋直領者古禮也其制具於儀禮其像見於三禮圖上有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領有襴者今禮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襴相屬而弗殊者是也竊意國恤舊章之本文必有曰直領布衫者而又曰布襴者其服直領布衫則兼服布裙而加冠於首其服布襴衫則首加四脚而已蓋其初雖合古今之禮而猶各有所施則亦未為

失也今既不察其異矣又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襴遂解直領為上領不盤而增襴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遷今以就古而不知其實之誤反至於廢古以循今也又前此州縣誤用之禮皆著管履而符乃無文承用之者遂履襪以赴臨殊乖禮意獨無曰杖云者於禮為粗合而亦有所未盡蓋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所謂達官謂專達之官在今日則內之省曹寺監長官外之監司郡守凡一司之長若嘗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是也故今不杖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得之矣至使其長官下而同之而雖故相領帥若家居者無異文豈不薄哉又後數日乃得邸

吏所報朝廷冠服制度則云皇帝初喪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巾成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大袖布襪衫白綾襯衫視事日去杖首經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襪衫腰經布袴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黑銀帶羣臣之服分為三等上等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襪衫裙袴首經腰經竹杖襯服中等布頭冠幪頭大袖襪衫袴腰經其下等則布幪頭襪衫腰經而已詳此帝服有冠有裙而衫曰直領則是古之喪服當自為一襲者又有四脚有襪衫則皆當世常服又當別為一襲者而今乃一之則果如予

之所料矣然至於小祥之服則衫直領而下不裙宰臣之服則下雖有裙而衫非直領此又不可曉者其餘亦多重複繆誤如斜巾四脚冠帽乃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首四者皆首服獨冠於古制斜巾乃民間初喪未成服時所用既成服則去之蓋古者免之遺制也今成服而與冠並用其失一也四脚之說已見於前蓋宇文氏廢古冠而為之若兼存而互用猶不相妨今同時並加其失二也帽古今皆為燕服與正服之用亦各有所施今與古冠四脚並用三失也今天子之冠四袞冕通天幪頭帽子雖御服如直領上領古裙今之何而可並用於一時乎

襪亦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身說前已冠當服以終喪不當小祥而釋古禮小祥改服練冠但以其制不易也今是祥便只服布四脚不履練冠非四脚幪頭折上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名禮官亦云四

脚係幘頭則知二者非異物而於朝臣之服上等曰四脚中下等曰幘頭不知何謂其曰
銀帶絲鞋白綾襯衫者則尤非喪禮之所宜服亦不待辨而知其非矣大抵其失在於兼盡古今以為天子備物之孝而不知考其得失而去取之正天子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然此等條目之多欲一一而正之則有不勝正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則曰斬衰三年為父為君如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負版揜衽布襯衫布裙麻腰經麻首經麻帶管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以為

十二梁羣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為等矣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度人情以為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如上領胡服之類者一切革以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惑慮其說之難行雖以元祐之盛時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論蓋不知自漢以來所以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孝愛之誠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衆冠婚祠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內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者無所難矣獨

所以下為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尔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之哀如父母之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踈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苦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為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

亦可也至如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踈之等以為隆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太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凶服上領之制相承已久而遽盡革之恐未為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

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為九品之別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曷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為便服而去之哉唐元公見通典開元禮序民私喪五服制度皆如此禮但以親疎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溫公書儀但斬衰齊衰用此制而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別為公私通

行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庶幾先王之禮大小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廢且使大義素定於臣民之家免至臨事紛錯疑惑衆聽紹熙五年六月九日孝宗崩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聽在內成服太皇太后代皇帝行禮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時寧宗執孝宗之喪欲大祥更服禫兩月曰但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於是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為祖服已過甚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自古孫為祖服何嘗有此禮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

吏部尚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違
豫就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禪正宜倣古方喪
之服以為服昨來有司失於討論今胡紘所奏引
古據經別嫌明微委是允當欲從所請參以典故
六月六日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姓並純吉服七月
一日皇帝御正殿饗祖廟將來禫祭令禮官檢照
累朝禮例施行四月庚戌詔羣臣所議雖合禮經
然於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早來奏知太皇太后
面奉聖旨以太上皇帝雖未康愈宮中亦行三年
之制宜從所議朕躬奉慈訓敢不遵依議狀可付
外施行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高宗之喪孝宗為三年

服及孝宗之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
淺黃之制蓋循紹興以前之舊朱文公後入
不以為然奏言今已徃之失不及追改惟有
將來啓攢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
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
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為之
制勿使肆為華靡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涼
衫視事蓋用此也方文公上議時門人有疑
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
記為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
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謂承法
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為祖後

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
祖父沒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
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
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
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
祖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
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
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
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
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
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
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

字不可增損也

慶元二年憲聖太皇太后崩時太上皇承重寧宗
降服齊衰暮

國恤喪禮

發哀

自聽遺詔始是日皇帝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

羅軟折上巾皇太后初喪皇帝服素紗軟幘頭白

並同日文武百僚並服常服黑帶去金飾入詣殿下立

班定禮直官引班首出班於班前南向立搢笏聽

宣遺詔讀遺詔同次歸位並舉哭五十再拜移班稍南

立班首稍前身奉慰凡奉慰日有皇太后並

舉臨

故事未成服以前行在文武百僚諸司長吏以上
及近臣列校每日朝晡臨於宮庭其餘職事官品
於宮門外詣殿下立班再拜訖禮直官引班首詣
香案前搢笏三上香出笏歸位舉哭一十五音再
拜訖班退自是朝晡臨小祥後朝一臨至外朝禫
除止每七日皆臨至四十九日止禫除後山陵前
遇朔望日臨朝值雨或霑濕權免入臨行在諸軍
統制統領統寨掛服免入臨其餘將副并部隊將
官隊使臣并散使臣陞朝官以上常服哭於本營
二日而止其常日朝殿祇應排立行門禁衛班直
將校指揮御前忠佐俟百官赴臨即哭於殿門外
諸路監司州縣長吏以下自關報到日服布幘頭

直領欄衫上領下盤腰絰以麻臨三日而除沿邊
不用舉哀皇太后崩朝晡臨至成服後三日而止
同皇后崩發哀次日入臨成服後三日而止
神帛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禮部侍郎金安節
等言檢會典故切詳神帛之制雖不經見然考之
於古蓋復之遺意也禮運曰及其死也升屋而號
告曰皋某復註云招然古之復者以衣今用神帛
招魂其意蓋本於此今來孝慈淵聖皇帝神帛欲
乞下太史局日下依上件典故施行詔恭依

大殮成服

成服擇日或與大殮同日其日儀鸞司先設素幄

於几筵之側稍前時至分引行事陪位官易服就位立班定皇帝服素服詣几筵側素幄即座太史奏時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常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為大行皇帝升遐成服奏訖俛伏興內侍官為皇帝釋素服易衰服禮直官引讀祝文官詣香案西面東立簾捲太常卿導皇帝出幄詣几筵側西向褥位立奏請再拜哭在位官皆再拜哭太常少卿導皇帝詣香案前三上香跪內侍進茶酒酌茶三奠酒俛伏興奏少立俟讀祝文訖請皇帝哭盡哀在位官皆哭盡哀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太常卿導皇帝還褥位再拜太常卿導皇帝還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退

百官移班進名班首出班致詞復位再拜奉慰累朝成服典故並同

凡成服日皇帝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絲杖皇太后

用桐木杖腰經首經直領大袖布欄衫皇太后

用白綾小样日改用布四脚直領布欄衫腰布袴

已上舊制並同太宗之喪太常禮院上言皇帝服布斜巾

四脚大袖裙袴帽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布欄衫白

綾襯服諸王皇親以下亦如之加布頭冠襯服用

絹皇太后皇后內外命婦布裙衫帔帕頭首經絹

襯服六宮內人無帔皇帝皇后諸王公主諸縣主

諸王夫人六宮內人並左被髮皇太后全被髮初

司定散髮之禮言皇帝當聽政更不散髮帝曰豈有居父之喪不盡禮乎服已散髮矣

中書門下樞密使副使宣徽三司使翰林學士節
度使金吾上將軍文武二品已上布斜巾四脚頭
冠大袖襪衫裙袴腰經竹杖綃襪服自餘百官並
布幘頭襪衫腰經兩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四品
諸司三品以上見任前任防禦團練使刺史內客
省宣政昭宣閣門使前殿及入內都知押班服布
頭冠幘頭大袖襪衫裙袴腰經詔都知同少府監
依所定修製又諸軍人百姓白衫紙帽子婦人素
縵不花釵三日哭而止京城內外禁止音樂自四
月三日成服後至五日羣臣朝晡臨六日至八日
朝臨自後每遇大小祥朔望日入臨殿庭移班近
東進名奉慰從之

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太常寺檢會故事言大祥日
服素紗軟脚幘頭白羅黑銀帶紹興九年正月二
十五日徽宗大祥高宗服白羅袍至禫祭釋祥服
日服素紗軟脚幘頭淺色黃羅袍黑銀帶及淳熙
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常寺檢照大祥日服素紗
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上披淡黃袍改服白
袍自後每御延和殿並服大祥之服又不用皂幘
頭其折上及白袍並以布為之宮中則布巾布衫
過宮則衰經而杖慶元三年憲聖太皇太后崩太
上皇帝承重皇帝降服齊衰布頭冠幘頭大袖襪
衫裙袴腰經白綾襯衫皇太后服太上皇帝喪成
服麤布蓋頭衫帔首經綃襯服為皇太后每奠祭

日俟皇帝權歸御幄次行燒香禮 慶元六年慈
懿太上皇后崩成肅太皇太后服碧羅帕頭帔白
羅寬袖衫淡黃敕子裙禮例成服時於壽慈宮設
幄舉哭行成服之禮皇后以下行禮大行皇帝喪
成服日及貴妃內外命婦麤布蓋頭衫帔首經綃
襯服六宮內無帔 入布蓋頭長衫裙首經綃襯
服內外命婦合入臨入仍加冠大行皇太后喪成
服日服齊衰布蓋頭餘並同內外命婦只帕頭不用
蓋頭餘並同皇太子服大上皇帝喪成服日服布頭
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襯衫裙袴首經綃襯服皇
孫服太上皇帝喪成服日服布頭冠幘頭大袖襯
衫袴腰經未冠者依皇孫服制除去冠兼未赴朝

謁所有朝晡臨亦不赴赴公主服成服日布帔頭
帔裙衫首經綃襯服親王服 慶元三年太皇太
后崩慶元六年太上皇后崩吳興郡王並服布頭
冠斜布四脚大袖襯衫袴腰經桐木杖綃襯服皇
太后兄弟服例禮例衰服三年若入皇城門權易
墨衰由權開門出入又逐七日百日在家設位行
禮其掛服日於當日掛服自顯仁皇后上僊韋誼
等弟姪並解官持服後做此大行皇后同慶元六年恭淑
皇后上僊太常寺言韓竢係皇后兄合服大功九
月竢之子照典故合解官持服三年從之羣臣服
大行皇帝崩成服日並斬衰服謂不緝皇太后中
書門下省樞密使副尚書翰林學士節度使金吾

衛上將軍文武官二品以上布頭冠布斜巾四脚
大袖襪衫裙袴首經腰經竹杖綃襯衫皇太后崩
服同但用桐木杖不用首經文武五品以上並職
事官監察御史以上內客省宣政昭宣使知閤門
事及入內都知押班布頭冠幘頭大袖襪衫裙袴
腰經自餘文武百官三省樞密院書令史以上及
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引班祗應人布襪衫腰經皇
太后並同小祥日文武百官並改服布幘頭布襪衫腰
經布袴大祥日並改服素衫軟脚幘頭繫布公服
白鞞錫帶故例幘頭令臨安府製造給散其鞞布
公服錫帶令本府各支布一疋半自令
包裏禪服日皇帝釋鞞常服文武百官如繫金玉
帶佩魚者易以黑帶去魚乘花綉鞞狻座者易以

皂鞞去狻座宗室出則常服居則衰服依服屬終
喪係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常寺檢照典禮
故事舊制禪服後羣臣純吉服其後易以祔廟又
易以小祥紹興七年正月二十五日詔羣臣候祔
畢純吉服繼令候過小祥日取旨及紹興八年正
月二十五日徽宗小祥二月二十三日百官純吉
服淳熙十四年高宗升遐典故詔依紹興七年施
行乃聽羣臣遵日月之制及紹興甲寅從臣羅點
等建議乞令羣臣於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朝會治
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
慰應于喪禮皆以衰服從事山陵之後暮與再暮
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於燕服亦當稍為之

制去紅紫之飾此於臣子行之非有甚難可以略
存三年之制當時臺諫集議以為點等所請雖未
純如古亦略存遺意可以扶持衰薄補助名教詔
從之嘉泰元年八月八日光宗小祥禮部討論乃
舍紹熙甲寅之制乞酌紹興已行之典及淳熙申
命之文令百官過小祥純吉服自九月一日始紹
興元年四月十八日太常寺言章獻明肅皇后崩
乙未百官聽遺誥喪紀以日易月在京百官十三
日而除祖宗以來皇太后崩故事莫盛於章獻明
肅皇太后當時遺誥十三日令在京百官除服今
來大行隆祐皇太后崩遺誥亦以十三日而除服
合至今月二十六日百官依故事進名奉慰訖退

易常服從之自成服以後小大祥禫除日及朔望
日百官並進名奉慰遇皇帝視事日宰相奏事云
去杖小祥日奏事去冠餘官奏事依此皇帝聽政
未釋服前其引班若行吊臨之禮即服衰經如遇
內殿引班奏事及從駕常服黑帶士庶以下服軍
人百姓白衫紙帽婦人素縵不花釵三日止士庶
婚嫁服除外不禁文武臣僚之家至山陵附廟畢
並許嫁嫁不用花綵仍禁樂

立銘旌

銘旌高九尺篆文官用金泥篆聖號如高宗銘旌
旛則書大行光堯聖壽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
緯文紹業興統明謨聖烈太上皇帝梓宮皇太后

皇后銘旌並做此用螭頭提墜上下板並先下文
思院製造成服日立

立重

檀弓重主道也始死未作主先作重以木
為之縣物焉曰重刊斂治鑿之為縣簪孔
士重木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
九尺既虞埋之始作主以易重始死作重
猶吉祭作重皆所以依神

立重大殮成服日同立擇吉時立於靈駕前俟將
來發引日捧擎至攢宮其掩攢日埋瘞於黃堂隧

道

徽宗之喪太常少卿樓炤言故事成服日立重
今來與故事不同乞自聞喪次日立重命大吏
局就日內擇時立重詔依

禁樂

內外品官禁樂二十七月京城內外民庶自舉哀
至祔廟合行禁樂外路民庶等禁樂百日沿邊軍

中及在外諸軍軍行教閱不禁未祔廟前每遇大
祠奏告用樂去處備而不作臨安府城內外禁樂
諸路準此自起攢日禁行在音樂至祔廟畢仍舊
小祥諸路州軍縣鎮等處前後禁樂七日紹興九
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顯肅大祥依昭陵故事行
在禁樂七十五日臨安府屬縣四十五日後做此
預

停祭

自發哀後擇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宗廟祭
享并中小祠權停至祔廟龍圖等閣祖宗神御殿
節序旦望及帝后生辰忌辰並停酌獻至大祥
後依舊

殿攢至百日

殿攢行於大殮之後高宗崩大殮成服
後五日而殿攢或與大殮

同日

孝宗崩大殮成服同日立重殿攢

或行於小祥之後

顯仁皇太后崩

以三日

小祥後殿攢

其日行燒香禮前一日儀鸞司先設素

幄於殿前攢方位之東稍前其日祭時至都大主管喪事官行祭主之禮以俟太史報時及導奉梓宮至殿攢方位其合用儀物令都大主管喪事官供應都大主管喪事官監視殿攢訖分引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定皇帝服衰服復詣素幄即座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官請皇帝為大行太上皇帝殿攢行燒香之禮奏訖俛伏興禮直官引讀祝文官詣案北面南立簾捲前導官前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北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哭在位官皆再拜哭前導官

前導皇帝香案前奏請上香跪內侍進茶酒奏請酌茶酒奏訖俛伏興奏請少立俟讀祝文官稍前跪讀祝文奏請皇帝哭再拜在位官皆哭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褥位奏請拜皇帝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退百官移班稍南進名班首出班致詞復位再拜奉慰退皇太后殿攢則太常卿奏云請皇帝為大行皇太后殿攢行燒香之禮

餘並同

十三日

小祥

外朝以日易月之制

行奠祭禮其日儀鸞司先設素幄

於几筵殿之東時將至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皇帝服衰服詣幄即御座簾降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祭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前導皇帝出幄詣

殿下褥位向西立奏請再拜舉哭皇帝再拜舉哭
在位官皆再拜舉哭前導皇帝升殿詣香案前三
上香內侍進茶酒酌茶三奠酒俛伏興奏請少立
讀祝文官跪讀祝文訖奏請哭盡哀皇帝哭盡哀
在位官皆哭盡哀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
再拜前導皇帝降階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皇帝
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皇帝還幄簾降奏禮畢
百官奉慰如上儀皇帝改服大祥服二十五日大
祥外朝以日月之制是日皇帝改服禫服二十
七日禫除奠祭如前祭儀是日皇帝釋禫服百日皇帝
不御殿於几筵前行燒香禮如宮中之儀行在禁
屠宰三日係前後各一日諸路庶民禁樂并屠宰

一日宰臣率百官入臨奉慰紹興二十九年十二
月五日禮部太常寺言檢照元豐二年慈聖光獻
皇后上僊太常禮院言按禮葬而後虞虞而後卒
哭卒哭而後祔景德中明德皇后以百日為卒哭
蓋古之士禮不當施於朝廷詔改卒哭為百日自
是以後慈聖光獻皇后及宣仁聖烈皇后遇百日
並不該載外禮數皆於神主祔廟以前行卒哭之
祭乞令給舍臺諫同禮官參酌取裁詔依
告哀外國及外國吊祭

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上皇帝大殮是日差
將作監韋璞充金國告哀使閤門舍人姜特立副
之禮部太常寺言告哀使副并三節人從合服衣

帶鞍韉等照應禮例如在大祥內合服布幘頭欄
衫布袴腰經布涼繖鞍韉在禫服內合服素紗軟
脚幘頭黻色公服黑鞞犀帶青繖阜鞍韉俟禫服
除即從吉服仍只繫黑帶去魚涼繖鞞並從禫制
仍去狨坐三節入衣紫衫黑帶並不聽樂不射弓
弩候過界聽使副審度隨宜改易服用從之或遣
留遺信物使用上服 外國吊祭禮真宗之喪契
丹遣殿前都點檢崇義軍節度使耶律三隱翰林
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充大行皇帝祭奠
使副左林牙右金吾衛上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
使馮延休充太皇后吊慰使副右金吾衛上將軍
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充皇帝吊慰使副所司預

於滋福殿設大行皇帝神御座又於稍東設御座
祭奠吊慰使副各素服由西上閣門入陳禮物於
庭中書門下樞密院並立於殿下再拜訖升殿分
東西立禮直官閣門舍人贊引耶律三隱等詣神
御座前階下俟殿上簾捲使副等並舉哭殿上皆哭
再拜訖引升殿西階詣神御座前上香奠茶酒貽
謀跪讀祭文畢降階復位又舉哭再拜訖稍東立
俟皇太后升座中書樞密院起居畢簾外侍立舍
人引慰吊祭奠使副朝見殿上舉哭左右皆哭吊
慰使副蕭日新等升殿進書訖降座俟皇帝升座
中書樞密院起居畢升殿侍立舍人引吊慰祭奠
使副朝見皇帝舉哭左右皆哭吊慰使副耶律寧

等升殿進書訖賜三隱等襲衣冠帶器幣鞍馬隨
行舍利牙校等衣服銀帶器幣有差吊慰使副蕭
日新等復詣承明殿俟皇太后升座中書樞密院
侍立如儀舍人引蕭日新等升殿進問聖候書畢
賜銀器衣著有差仍就客省賜三隱等茶酒又令
樞密使副張士遜別會三隱等伴宴於都亭驛
中與後金國吊祭使行祭奠禮儀註前期儀鸞司
於几筵殿東廊設御幄并殿上設神御座香案香
茶酒果祭食盆臺等皇帝先詣梓宮前行燒香之
禮如宮中之儀出宮御素幄簾降其合赴起居侍
立等官並如儀內侍官捧祭文奠書案入於殿階
下使副拜褥之右禮直官舍人通事引使副讀祭

文官入殿門殿上簾捲皇帝於幄內舉哭殿上下
官皆舉哭使副讀祭文就褥位北向立俱再拜內
侍官捧祭文奠書案升西階詣神御座前稍西使
副讀祭文官隨升殿使副詣殿上北向立讀祭文
官在祭文奠書案後立使副哭使詣神御殿前
一拜跪三上香奠祭茶三奠酒畢就一拜興復位
立內侍捧案詣神御座前讀祭文官詣神御座前
一拜跪啓封讀祭文奠書訖就一拜興使副祭文
官俱降西階下殿歸位並再拜皇帝於幄內舉哭
殿上下官皆舉哭使人權退至幄殿下面幄殿立
讀祭文官於使副後褥位直身立次舍人通事引
使副升殿讀祭文官依舊立受書傳語訖降階與

讀祭文官合一班立定更不宣班再拜舍人班前
代奏萬福使出班奉慰舍人班前代奏歸班再拜
喝賜跪受再拜引出次引三節入四拜起居通事
班前代奏萬福喝賜跪受並如上儀淳熙十五年
二月宰執進呈禮官閤門國信所定吊慰使副德
壽宮宰執以下皆用常服周必大奏昨顯仁時北
使副至已是祔廟故用常服今大行太上皇帝在
殯且別宮無嫌陛下方衰經受吊臣等亦難冠裳
侍立况啓殯發引服如初喪固未除也上曰宰執
侍從當如大祥服四脚幘頭衰經去杖正得中矣
按歷代國恤儀制惟東漢史稍詳至唐而
為李義府許敬宗輩所削盡亡其禮故唐

史無可攷者宋九朝史及會要所載雖詳
而儀註亦多未備今姑摘其可攷者錄于
此自請謚以下至及虞祔廟則見山陵門

